

第一卷





馬塞爾·普魯斯特

◇◇◇◇◇◇◇◇

《追憶似水年華》

馬塞爾·普魯斯特 1871 年生於法國奧特伊市，家住拉封丹街 96 號。他出身於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巴黎醫學界的權威，曾經當過政府「衛生總監」，母親是一個文化修養很好的猶太人，與巴黎富人階層有著廣泛的聯繫。這種家庭帶給了馬塞爾·普魯斯特優越的文化環境。但普魯斯特從小體弱多病，九歲時他就暴發了第一次哮喘，生命垂危，差點就告別了人世。在中學時代，馬塞爾·普魯斯特勤奮好學，對文學、修辭學和哲學都有著濃厚的興趣和愛好。1890 年，他在巴黎大學聽了哲學家柏格森關於人類意識和直覺的心理哲學課程後，受到影響和啟發，柏格森的哲學理論就成了他文學寫作的支撐。

1896 年，二十五歲的馬塞爾·普魯斯特出版了早期短篇故事和隨筆集《歡樂與時日》，並開始寫作第一部長篇小說《讓·桑特伊》。但《讓·桑特伊》更像是馬塞爾·普魯斯特的一部習作，帶有自傳體特徵，描繪的是他童年時代的種種感受。可能馬塞爾·普魯斯特覺得這部小說並不成熟，一直沒有出版它。1905 年，母親的去世是影響他一生的事件，嚴重依賴母親的他開始了自我反省，

1909 年之後，馬塞爾·普魯斯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追憶似水年華》的寫作當中，一直到 1922 年他去世前，這部書才最終完成。

一部偉大的書總有自己獨特的命運。1913 年，《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在斯萬家那邊》遭遇出版商的退稿，出版商還在他有意為之的大量詞彙上都畫上了表明語法錯誤的符號。普魯斯特一氣之下，拿回了書稿後自費出版。有一個審稿編輯在審讀報告中寫道：

「有個人患了失眠症。他在床上翻來覆去，睡意矇矓間，昔日的印象和幻象浮上心頭，這裏面有些就是寫他小時候與父母親住在貢布雷時如何深更半夜還難以入睡。老天爺！寫了十七頁！有個句子居然有四十四行！」

《在斯萬家那邊》自費出版之後，沒有引起巴黎文學評論界的注意。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普魯斯特出版了第二卷《在少女們身邊》。這一卷於 1919 年獲得了法國龔古爾文學獎，大家才注意到他，馬塞爾·普魯斯特聲名鵲起了。人們也逐漸意識到，普魯斯特帶來了一個全新的文學世界。後來，對這部小說的關注和好評與日俱增。1922 年，第三卷《蓋爾芒特家那邊》和第四卷《索多瑪與蛾摩拉》出版。普魯斯特去世之後，這部小說獲得了持續關注，第五卷《女囚》、第六卷《女逃亡者》、第七卷《重現的時光》一直到 1928 年才全部出齊。

讓我們來看看這部小說最初誕生的那一刻。每一部小說的寫作都有靈光一閃的觸發點。1909 年的某一天，普魯斯特和平時一樣在喝茶吃麵包。忽然，他通過舌頭感覺到，過去的記憶被味覺喚醒，於是，一扇記憶的大門猛然被打開了，過往的所有生活中那些花邊一樣複雜精緻的細節伴隨著細膩而生動的感覺在他的記憶裏復活。自此，他一瀉千里地開始了這部小說的寫作。在品嚐麵包和茶水的那一刻，《追憶似水年華》就開始湧現在馬塞爾·普魯斯特的

腦海裏。之後，只需要去寫下連綿出現在腦子裏的東西就可以了。

在《追憶似水年華》中，馬塞爾·普魯斯特運用的敘述手段不是線性時間敘述，而是在線性時間敘述中不斷來回跳躍和折返，反覆修正他對時間與記憶的感覺。同時，事件和人物也以不斷變換的角度重新講述，使讀者逐漸拼貼出全貌。《追憶似水年華》的敘述語調是緩慢的，有節奏的，綿長的，無窮無盡的。普魯斯特喜歡運用長句子，以這些長句子達到對回憶的最精確描述。最長的句子出現在小說的第五卷，以「從實實在在的、嶄新的座椅之間，夢幻般地冒出沙龍、玫瑰紅絲絨面的小椅子以及提花毯面的賭台……」開始，這個句子到結束共有一千字左右。普魯斯特還喜歡不規則地運用一些標點符號，尊崇口語的多變和中斷、書面語的複雜句法，以及沒有表達完全的那種含蓄感。因此，一種獨特的敘述語調貫穿著小說的始終，敘述者用內心獨白意識流的方法在講述。

《追憶似水年華》敘述的歷史年代往前可以延伸到 1840 年，向後則到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小說所涉及的人物有兩百多個，小說的主角，不妨看成是馬塞爾·普魯斯特本人和他創造的一個自我分身的混合體。那個小說中的馬塞爾，既是他又不是他。在小說中，敘述者馬塞爾從兒時不斷成長，最後終於成長為一個小說家。小說所敘述的人物和事件總是反反覆覆呈現，如同不斷變換時間的刻度和觀察的角度。小說的情節並不連貫，人物也不是按照順序出場，而是不斷地、反覆出現在小說中，並且互相映襯。

小說敘述的空間範圍，是從法國的博斯小城伊利埃開始的。小馬塞爾過去經常在那裏度假。小說所涉及的主要人物，一部分是敘述者的親戚：父母親、弟弟、叔叔和舅舅、姨媽和嬸嬸，還有很多小城鄉下的鄰居和村民。另外一部分，則是巴黎的中上層人士，包括了敘述者的一些中學和大學同學、他父親的朋友們和母親的猶太富人朋友們。這兩組人物關係的鏈條不斷延伸，在小說中像漣漪一

樣一圈圈地擴展開來，從而構成了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期，法國從巴黎到外省鄉下各色人等的全景人物畫廊，確立了小說的歷史學、社會學和人類文化學的價值。

「在很長一段時期裏，我都是早早地躺下了。有時候，蠟燭才滅，我的眼皮兒隨即合上，都來不及咕噥一句：『我要睡著了。』半小時之後，我才想到應該睡覺；這麼一想，我反倒清醒過來。」

這是小說第一卷《在斯萬家那邊》中的第一句話。由此，敘述者開始了漫長的回憶。《在斯萬家那邊》這一卷分為三個部分，在第一部分「貢布雷」中，敘述者開始回憶他住過的各個房間，然後，就開始追憶他在貢布雷所度過的童年生活，以及對母愛的細膩回味。這一卷中最有名的段落和篇章，是敘述者由小瑪德萊娜蛋糕的味道所引發的回憶，確立了馬塞爾·普魯斯特獨特的敘事風格。由此，通過敘述者的內心獨白，他在貢布雷的生活，當地的社會習俗、居民、植物與自然景物全部一一浮現，包括敘述者第一次見到斯萬先生，以及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的出場，等等。敘述者追憶完這些之後，在一個早晨醒了過來，第一部分就結束了。

第二部分是「斯萬之戀」，在這一部分裏，敘述者多少隱匿起自己的主觀身份，而是以旁觀者的身份來講述：在敘述者認識斯萬之前，斯萬就進入到巴黎上流社會的社交圈子裏，斯萬先生還愛上了引薦他進入那個貴族和資產階級上層圈子的女子奧黛特，但是，奧黛特青睞的卻是另外一個男人。結果，斯萬先生非常嫉妒，也深受煎熬。後來，斯萬被排除出那個上層社會小圈子，他也逐漸遠離了那段無望的愛情。第三部分是「地方的名稱：名稱」，敘述者又重新地活躍了起來，變得全知全能，他繼續回想著自己的少年時光，並且將這種回憶由貢布雷的生活延伸到了巴黎香榭里舍大街邊的公園裏。在那裏，敘述者愛上了斯萬先生的女兒吉爾貝特·斯

萬。最後，小說以林園自然風景引發的回憶結束。

小說的第二卷《在少女們身邊》繼續了這種追憶風格。這一卷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斯萬夫人周圍」，敘述者延續第一卷第三部分的回憶，主要回憶他對斯萬夫婦的女兒吉爾貝特·斯萬的追求，以及追求失敗的種種心緒。其間，還交代了敘述者和斯萬夫人周圍一些上層知識分子交往的細節。在第二部分「地方的名稱：名稱」中，敘述者筆鋒一轉，開始回憶起和外婆一起去海濱度假的情景，由此，他認識了外婆過去的老同學——一個侯爵夫人，以及這個夫人的後輩親戚，敘述者還認識了一個畫家和畫家的一些女朋友。敘述者試圖親吻那些女孩子中一個叫阿爾貝蒂娜·西莫內的女子，但是，被她拒絕了。小說的這個部分是最出彩的：對時光和歲月的留戀，對女性世界的觀察，對情愛心理的展現，對人物的無以復加的生動和細膩的描繪，以及所運用的語言的繁複和優美，在這個章節裏畢現無遺，馬塞爾·普魯斯特的美學風格進一步得到了彰顯。

《蓋爾芒特家那邊》是小說的第三卷，這一卷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詳細敘述主人公和鄰居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的隱秘激情：敘述者試圖靠近蓋爾芒特夫人，但是，他只能去接近她的外甥，來一個迂迴方式的接近。由此，敘述者開始進入一個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社交圈，認識了各色人等，並發現著人類社會關係組成的奧秘。在第二部分中，敘述者的外婆去世了，敘述者陷入到悲哀當中。而他曾經追求過的女子阿爾貝蒂娜·西莫內來到了巴黎，她專門來看望敘述者，也就是小說的主人公，此時，她已經改變了對敘述者的看法，沒有再拒絕敘述者——主人公對她的一次親吻。隨後，小說繼續敘述主人公參加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家的社交活動，並且在那些社交場合認識了更多的人。在這一部分的結尾，在蓋爾芒特公爵夫人舉辦的一個沙龍上，斯萬先生說自己已經病入膏肓，但是，聽

到的人卻沒有什麼反應，大家並不為之動容，這使敘述者體驗到一種極其複雜的生命感受。

小說的第四卷《索多瑪與蛾摩拉》，從卷名上就可以判斷，這一卷的主題是關於性、愛情和罪惡的。我們知道，在《聖經》中，索多瑪和蛾摩拉是兩座罪惡之城，它們的居民陷入到亂倫和罪惡中不能自拔，直至最後被發怒的上帝摧毀了。《索多瑪與蛾摩拉》這一卷分為兩個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敘述者發現了一個秘密：夏呂斯先生是一個同性戀，他的同性戀對象是裁縫朱皮安。由此，敘述者在內心裏喚起了一種不舒服的感覺，因為他對同性戀持一種審慎的批評和不接受的態度。小說在這個部分點題，將卷名的含義做了闡釋。在第二部分中，敘述者又回到了自身，講述他和阿爾貝蒂娜·西莫內的交往，以及對她的各種揣測和仔細的琢磨，以及他發現的她的一些反常的表現。這導致敘述者非常焦慮，他內心充滿矛盾和嫉妒，因為阿爾貝蒂娜·西莫內自己並不能確定她是否真的愛他，他也感覺到了這一點。當他最終想放棄對阿爾貝蒂娜·西莫內的追求時，阿爾貝蒂娜·西莫內又通過談論其他女孩子，引發了敘述者的嫉妒，最後，敘述者決定帶阿爾貝蒂娜·西莫內回到巴黎，要向母親宣佈，他要向阿爾貝蒂娜·西莫內求婚。這個部分，馬塞爾·普魯斯特描繪了人對於情感的恥感和罪感，其到達的深度令人驚歎。

第五卷《女囚》繼續講述敘述者本人的愛情遭遇：阿爾貝蒂娜·西莫內和他回到了巴黎，住在他的寓所裏。他既在感情上囚禁阿爾貝蒂娜·西莫內，又在行動上監視她，企圖約束她。可當她在他身邊時，作為一個想當作家、喜歡孤獨的人，敘述者又感到了無端的煩躁，感到兩個人在一起並不舒服。阿爾貝蒂娜·西莫內只要想出去參加交際活動，敘述者就感到不安和嫉妒，這導致他們不斷地爭吵。直到有一天，當敘述者外出，進行了激烈的思想鬥爭之

後，決定和她分手，敘述者回到了家中，卻發現阿爾貝蒂娜·西莫內已經出走了。這一卷卷名「女囚」，講述的就是一個男人想用愛情來囚禁一個女人，最終是不可能的。

第六卷《女逃亡者》繼續講述敘述者的愛情。敘述者很快就後悔於他和阿爾貝蒂娜·西莫內那次要命的爭吵，想讓她重新回到自己的身邊，並且通過朋友傳遞了他想和好的迫切願望。但是，等到阿爾貝蒂娜·西莫內決定回到他身邊的時候，他又有些後悔了。因為，一個女人將給他帶來好的和不好的所有的東西。小說將人在兩難的尷尬境地裏的狀態描述得相當逼真。那麼，最終怎麼辦？小說自然有解決的辦法：就在這個時候，阿爾貝蒂娜·西莫內在一次騎馬時掉下來，摔死了。於是，問題解決了，但敘述者立即陷入了悲痛和難過，他又開始回憶和阿爾貝蒂娜·西莫內的所有交往，並且開始了解女友過去的生活。他發現，阿爾貝蒂娜·西莫內竟然是一個同性戀。敘述者由於這個發現減輕了內心的自我責怪，他又開始追求一個新的姑娘，這個姑娘就是很久以前他曾經喜歡過的吉爾貝特·斯萬，斯萬夫婦的女兒。而此時的吉爾貝特·斯萬已經準備嫁給羅貝爾·聖盧先生。

於是，到小說的第七卷《重現的時光》，就要將小說所涉及的主要人物的命運做最終的交代：敘述者一心想當作家，但他一直對自己信心不足。他發現寫作和具體的生活距離過於接近了，他必須要找到自己信賴的、同時可以婉轉地描繪生活的某種文學形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敘述者從外省療養院回到了巴黎，重新加入了以維爾迪蘭夫婦家為中心的巴黎上流社會社交圈。這個時候，他發現，巴黎的一切都已經物是人非。斯萬先生當年愛過的女子奧黛特，成了蓋爾芒特公爵的情婦，而吉爾貝特·斯萬的丈夫聖盧在戰場上陣亡了。在維爾迪蘭夫婦的沙龍上，吉爾貝特·斯萬向敘述者介紹自己的女兒。她女兒已經十六歲了，而斯萬和蓋爾芒特

兩大家族的血脈在這個十六歲的女孩子身上匯聚到了一起。就在這時，面對眼前的青春少女，敘述者馬塞爾感到了時間神秘而巨大的力量，他忽然決定，他要像蓋一座宏偉的教堂那樣寫一本書，將這個由親戚和朋友、愛情和血緣、家族和聯姻、戰爭和變亂以及迅速消逝的社會各個階層組成的全部關係，都寫到一本書裏。最後，他完成了這本書，就是這本《追憶似水年華》。

這就是《追憶似水年華》七卷的主要情節。小說的人物和故事分散在不同的時間段裏，敘述者不斷地向前敘述，又不斷地向後迂回。最後，小說的結尾和開頭呼應，達成了這部小說首尾相連的空間結構，構成一部龐大敘述體的文學編織物，形成了教堂建築般外觀宏偉、內部精雕細刻的風格。這部小說又像一面巨大的花毯，在這面花毯上，各色花紋、圖案以人物、風景、故事的方式同時湧現在我們眼前，它是平面的，無限廣大地向四周延伸開來，成為一個消逝時代的佐證。

編織這面花毯的，正是普魯斯特這個敏感的、神經質的哮喘病人。《追憶似水年華》是一部長河式的意識流小說，是一部心理現實主義小說，是一部自傳體小說，也是一部教育和成長小說，更是通過內心體驗所描繪出來的社會小說，是一部現代主義小說。馬塞爾·普魯斯特把這些標籤化的特徵都統合在一起，創造出一部深度和廣度都令人驚異的巨作，一部和他的時代緊密聯繫的作品。關於如何寫作長篇小說，馬塞爾·普魯斯特在接受訪問的時候曾經說：

「我們既有平面幾何，也有立體幾何，後者是關於兩維和三維空間的幾何。那麼，對於我而言，長篇小說並不意味著只是平面的（簡單的）心理學，而是時間的心理學著作。它是那種我試圖隔離的、看不見的時間物質，而且，它意味著試驗必須持續一個很長的時期。我希望不要以某種不重要的社會事件作為我的書的結尾，

比如兩個人物之間的婚姻，他們在第一卷裏屬於完全不同的社會階層。這將意味著時間在流逝，披上了凡爾賽宮裏的鑄像上可以看到的那種美麗和銅綠，那是時間逐漸給它鍍上的一個翠綠色的保護層。」

在這段話裏，普魯斯特表達了他對長篇小說寫作的觀念。小說就是時間的藝術，寫作小說，就是如何處理小說中的時間，處理人感覺到的意識、心理和記憶所構成的時間。同時，小說還是空間的藝術，一方面，小說中的人物在一定的空間裏活動，小說自身還構成了一個由時間的維度所確定的空間。這個時間和空間在馬塞爾·普魯斯特的筆下成為不斷綿延的敘述的河流、詞語的河流，一條由一百五十萬個法語單詞、二百五十萬個漢字構成的長河。這部小說深深地進入到人的內心宇宙，將一個個體生命所經歷的時代的全部記憶，都化作內心時間的流動而展現出來。

如果把馬塞爾·普魯斯特的這部小說與巴爾扎克所創造的《人間喜劇》系列相比，在表現外部社會現實的廣闊方面，似乎是狹窄的。但這種狹窄實際上是一種假象。馬塞爾·普魯斯特向內心的深淵與宇宙走去，在那裏他發現了巨大的暗河和地下之海，那就是人的意識與人的內心的聲音。他沿著內心之河向那個未知的世界走過去，帶給我們他發現的深藏的一切。於是，普魯斯特在私人生活領域與有限的社會風景之間來回編織和穿越，描繪了那個時代的人的心理肖像和社會肖像。

馬塞爾·普魯斯特寫出了一部足以和人類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相媲美的傑作。法國作家安德烈·莫洛亞寫道：

「對於1900年到1950年這一歷史時期而言，沒有比《追憶似水年華》更值得紀念的長篇小說傑作了……馬塞爾·普魯斯特像同時代的幾位哲學家一樣，實現了一場『逆向式的哥白尼革命』，人

的精神又重新被安置在天地的中心，小說的目標變成描寫精神所反映和歪曲的世界。」

安德烈·莫洛亞的評價指明了這部小說的核心貢獻：對精神所反映和歪曲的世界的全面呈現。可以說，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改變了小說歷史的進程。它如同一條巨大的河流，將一個時代的全部印象化作個人的、綿密的、厚實的、雕琢的、綿延的、細膩的、憂傷而平靜的回憶。小說編織了普魯斯特的記憶，混合著嗅覺、味覺、觸覺、聽覺、視覺，將微不足道和微妙複雜的心理與外部世界流動不居的景象熔於一爐，造就出一本連綿之書，在書裏，時間和回憶似乎像河水那樣流動著，永不停息，記憶因此得以永恆。

